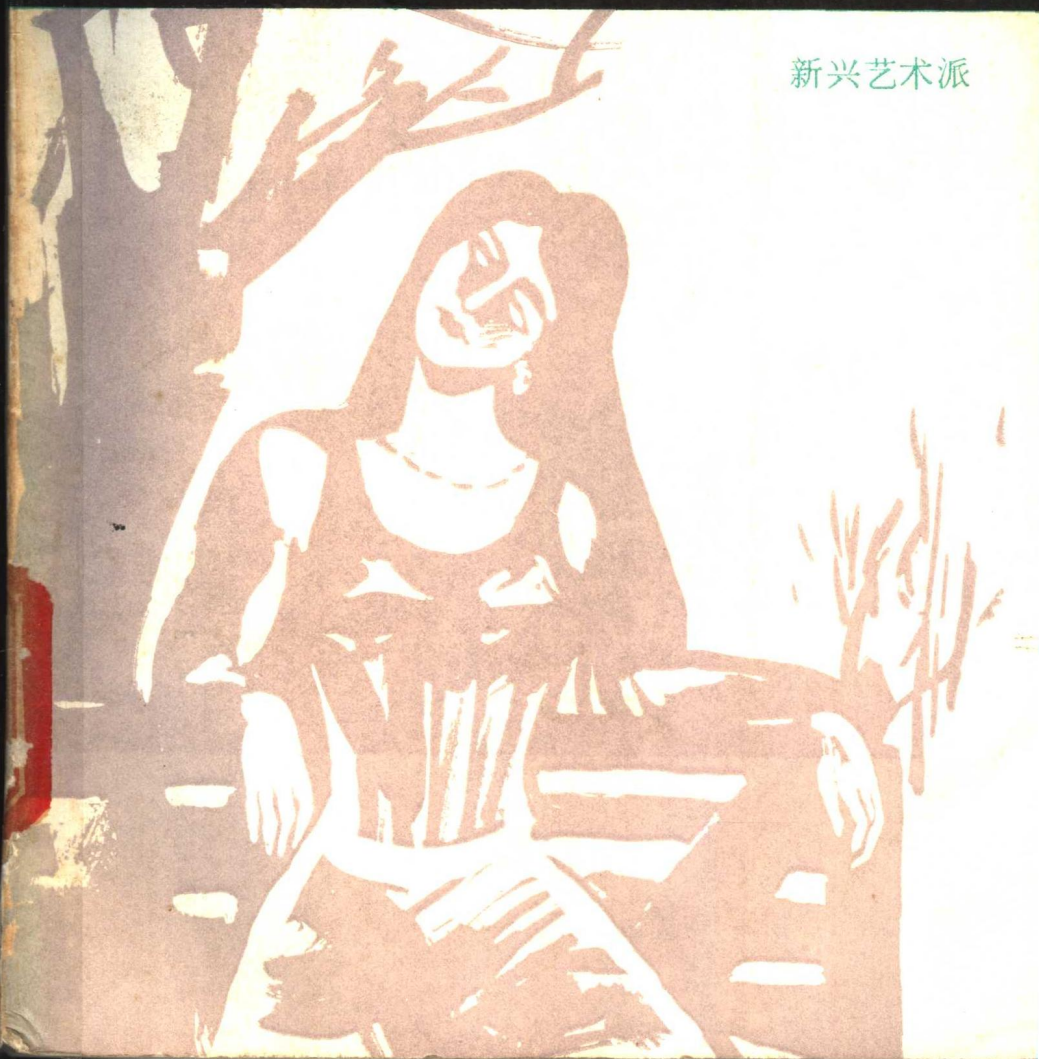


意中人的胸饰

〔日〕舟桥圣一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新兴艺术派



意中人的胸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沈海滨

封面设计：孟晓柯

意 中 人 的 胸 饰

Yizhongren De Xiongshi

〔日〕舟桥圣一 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88毫米1/32 ·印张124'13 ·插页2 ·字数280,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221

统一书号,10093·769

定价,2.65元

《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李 芒

副主编：李德纯 高慧勤

编 委：王玉琢 张明辉 李长声 李景端 吴海林

沈海滨 邱季生 林怀秋 竺祖慈 卓钟霖

姜念东 夏敬文 管可风 戴安常

(以上按姓氏笔画为序)

本套丛书由：

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建）

江苏人民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北京）

吉林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联合出版

1987 年出版《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选目

现实主义

- | | |
|-------|--------|
| 尾崎红叶 | 《金色夜叉》 |
| 德富芦花 | 《不如归》 |
| 林芙美子等 | 《放浪记》 |
| 水上勉 | 《饥饿海峡》 |
| 山崎丰子 | 《女系家族》 |

浪漫主义

- | | |
|--------|-------|
| 幸田露伴等 | 《风流佛》 |
| 森鸥外 | 《妄想》 |
| 铃木三重吉等 | 《回声》 |

新思潮派

- | | |
|------|---------|
| 菊池宽 | 《不计恩仇》 |
| 山本有三 | 《女人的一生》 |

无产阶级文学

- | | |
|-------|---------|
| 宫本百合子 | 《两个院子》 |
| 德永直 | 《静静的群山》 |

新兴艺术派

- | | |
|------|----------|
| 舟桥圣一 | 《意中人的胸饰》 |
|------|----------|

出版说明

《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吉林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等七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目的是使我国读者对日本近现代文学中主要流派代表作品的概貌能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明治维新(1868)以后,日本实行开放政策,小说、诗歌和戏剧,在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学,探索文学的新方法,创造了具有民族风格的近代文学。从近代文学产生到今日的当代文学这一个世纪中,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无不在日本文坛搬演一遍。在近代文学中,反映明治时代社会生活的早期写实主义小说,追求个性解放但又缺乏叛逆精神的浪漫主义文学,强调描写纯客观真实的自然主义,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白桦派,注重探讨现实人生而又讲究技巧的新思潮派,象征主义诗歌与新感觉派手法——日本第一代现代主义文学等,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苏联十月革命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革命现实主义杰作,揭开了日本文学史新的一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文学随着文学创作反映生活的日益广阔和深入,一些作家在创作中试图进一步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汲取一些艺术手法,用以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一批具有各类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阔步

文坛。他们努力探索文学的现代感，在审美观念上有些新的开拓，显示出不同于过去的新特点。

民主主义文学运动汲取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留下了新的轨迹。

“社会派”现实主义文学和“社会派”推理小说，以宏伟的生活场景，五光十色的社会世相，生动地展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纵横交错的矛盾斗争，以及各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触及战后的社会问题，抒发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战后流派文学的特点是：除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和“战后派”（各类现代派）初期的文学外，基本上不再采取战前那种文学团体和同人刊物的方式，从而他们的流派特点，不如战前鲜明，有的难以划分。因此，个别作家只能根据其创作倾向的主要方面，暂且归在某一流派之中。

日本流派文学作品，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在目前情况下一时还无法全部翻译出版。因此，这套丛书暂时只能先选出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总之，由七家出版社联合出版一个国家的流派文学代表作，在国内尚属首举，缺乏经验。尽管我们准备充分发挥编辑委员会和各家出版社的有利因素，力争使这套丛书在选题、译文、序言和装帧等方面都达到高水平，但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随时给以指正。

《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录

1. 意中人的胸饰

林少华 译

206. 印染匠康吉

刘介人 译

意中人的胸饰

1

雨珠顺着灰色的洋伞滴滴落下。风一吹，那雨珠便朝脸扑来，森男只好不时用指尖拂去。其实，雨下得并不厉害，只是淅淅沥沥的梅雨，不过是因为伞骨弯曲得太不成样子罢了。到处是小水洼的路面向前伸展着。遭遇成火的街树只剩下了根部，堆在房屋废墟的角落里。那里有一个卖香蕉的女子，把橘子箱倒放在树根上，上面摆着五串青色的香蕉。她也撑一把伞骨弯曲的洋伞，但看样子不是为自己遮雨，而是把伞倾向香蕉那边，以防淋湿商品。森男停住脚步，抬起伞看了看女子的脸。这时节，青香蕉固然稀罕，但更使他惊讶的是，顶雨站立的女子的脸竟显得那样清秀脱俗。她穿的倒也是做活儿时才穿的裋裙，但从质料上看并非便宜货。大概是用往日的出门礼服改做的。年纪看上去要比自己的母亲一枝年轻一轮。她不是旧军人的妻子，就是在空袭中无家可归的贵族后裔，反正不是普通的走私妇女。

“只能买两条，那也卖给吗？”森男问。

“两条也可以呀，本来我都想要回去了。”

“买香蕉战后还是第一次。销路好吗？”

“卖不了多少！怕是贵的缘故吧。”

“过去也许便宜些。我没见过便宜的香蕉。”

森男掏空钱包买了下来。他很想知道这女子是什么身分，但没勇气问。女子卖不出香蕉，既不是因为发青未熟，也不是因为贵得惊人，而恐怕是由于她那张显然非比一般的面庞引起过路人注意的缘故。她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搞到香蕉的呢？每天都站在这同一位置吗？哪怕雨下得再大，哪怕废墟上尘土飞扬，她也一直站在这里不成？没有人路过的时候，她会不会蹲下休息一会儿呢？

森男请女子用报纸糊成的口袋把两条拧下的香蕉装好，算作带给母亲的礼物。

森男记不清自己当时是在大学放学回来的路上，还是在街上幸免战火的旧书店里转一圈出来之后；不知身上穿的是学生制服，还是开襟衬衫外面套一件夹克，这些他都记不得了。

女子又说：

“还有花生呢！”

“已经没钱了。”

“那就送你一袋好了。”

女子从橘子箱底抽出一袋同样用纸袋包好的花生。那橘子箱的容积尽管有限，但森男觉得，说不定女子会象魔术师一样从里面掏出另外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并且女子的裤裙里也许还有一层，而从中现出自己喜欢的东西。

“喂，有香蕉，香蕉！”

一个男子从森男背后大声叫道，但光说没买，径自走了过去。

森男本想说下次带钱再来买上一串，但转而又想，这女子站立

的位置怕是一天一换，不可能再见到她了。

森男回到家，发现旁边杉原家门前停着一辆小汽车。雨完全停了。经常出入杉原家的老园丁伊与，正和司机笹川说着什么。森男向两人打招呼，伊与告诉他，户主杉原康方要带新娘蒔子出去回谢一番。

杉原宅是大正中期建造的。康方的父亲从一位伯爵手里买下来后，在大地震和战火中全都安然无恙，未曾大加改建。因此，从屋门到大门口虽然相距四十多米，汽车却无法进入。建房之初，大概用的是专用人力包车，路面铺着拼接得很整齐的花岗石，而且坡度很缓，以便人力车的两只粗胶轮行驶。杉原家人每次外出，都必须走这条石板路。

不一会儿，身穿夏令晨礼服，戴着白手套的康方，急切地走出门来。不知怎么，康方总是这样走路。森男倏然想起十年前的情景来：他上初中一年的时候，三十五岁光景的康方乘最后一班船从美国回来。只见他从船舱走上甲板，向岸上欢迎的人群挥动宽边礼帽。那时他也是以与现在同样急的步子走在甲板上的，倚着豪华客轮的船舷不断微笑。当目光落在森男脸上时，愈发满面笑容。

这十年里，他结过一次婚，失败了。和蒔子是第二次。脸上虽多了一种威严，但到底年纪大了，额头刻上了皱纹。

“阿森，不一块儿坐车去吗？”他开口问道。

森男也不是不想坐这种豪华车。当时东京街上跑的尽是三轮车。自家拥有汽车是相当不容易的，要履行很多烦琐的手续。纵是这辆车，前面挡风玻璃上也一张挨一张地贴着两三种道路管理所发行的证单。而且，自用车公开使用汽油又违反管制令，一旦被检查站逮住，难免有一场麻烦。

蒔子出来了。石板路两侧绿叶成荫，看上去她俨然从树荫中

浮现出来似的。她与康方不同，慢慢悠悠地朝前走来。既没羞赧的神情，又无造作的架势。那似乎是皱纱做成的和服下摆，带有过去只有皇宫里才用的图案，中间扎一条淡紫色宽幅筒状带子。她似乎根本没有看见同康方说话的森男，只向丈夫点点头，便钻进了汽车。

森男再没心思同康方说什么了，条件反射地将目光朝车内盯去。莳子的前面和左右两边都是玻璃。这三面射来的光线，使她如同置身三棱镜前，只能窥见那张闪现在似乎并非现实空间中的白色的脸。那是一张无法形容的惹人喜爱的漂亮面孔。一瞬间，森男觉得那似乎是一种幻影，定睛细看，见莳子微微眨巴一下长形的双眼，显然是活生生的人。

伊与也劝他陪同走一遭。康方又夸了他一句。而母亲一枝又好象不在，门外上着锁，于是森男把香蕉递给伊与，然后钻进助手席。车马上开动起来。

不知跑了多长时间。

“阿森，介绍一下。”

康方吐了口洋烟，说出莳子的名字。至于自己是怎样应答的，森田现在已记不起来了。记得莳子只是微微点一下头，根本没有搭腔，但森男并未觉得她态度冷漠或傲慢无礼。在初次见面的小伙子面前，她保持缄默是理所当然的。也许莳子对丈夫的这种独断专行心怀不满，但更加不满的，无疑还是这个只凭康方单方劝诱而未得到其夫人任何许可便钻进助手席的陌生男子的冒昧。森男也只是把脖子扭向后面，同康方的交谈也是断断续续的。要是不上车就好了——森男不由得埋怨起劝他上车同行的老园丁来。确实，由于莳子无心应答，车里的气氛有些尴尬。但对此感到介意的只是康方，而莳子全然没把什么助手席的小伙子放在眼里。

这工夫，车在小日向街的饭冢宅门内停了下来。森男与司机

同时下车，转到后头，见司机已打开车门，蒔子从车上下来。此时她依然对森男不屑一顾。康方随后下来时，把戴着白手套的手伸到森男面前。他抓住那手，以使康方下得容易些。

“阿森，等一会好吗？回去时一起吃顿饭。”

“我这就告辞了。”

“胡说什么！从这里走回去你受得了吗！”

——那时候，走上四、五公里并不在话下。乘三轮车是有钱人的事。康方留话叫他等着，随即朝蒔子追去，赶到站在台阶脱鞋板上等候丈夫的蒔子跟前。无奈，森男只好再次返回助手席。即使象康方说的那样三个人一起就餐，而只要蒔子的态度一成不变，就是山珍海味恐也难以下咽。突然，司机开口道：

“这里是媒人的家。”

“这一带也没烧掉啊！”

笹川告诉他，运气好的人就是能免遭空袭，本来已经烧到了眼皮底下，可那火却象通人气似的绕道走开了。这么说，杉原家也是如此。原本有一颗大燃烧弹直朝后院落来，却不曾在空中炸开，完完整整地掉在地上，房子没沾半点火星。当然，森男家也因此得以保全。

“不过，”笹川又说，“蒔子家却烧得干干净净，现在家人还在疏散地没迁回来呢。”

“笹川君真是无所不知啊！”森男打趣说。

笹川反倒洋洋得意起来：

“从婚礼到宴会，一直是我接送的嘛，当然掌握各方情报喽！”

“可在车上不是不怎么开口吗？”

“那也不是。今天因为有你在，才没有吭声。平时倒满愿说话，而且很爱笑。”

“她压根儿就没注意我。不，说不定把我当成了不懂礼节的家

伙，所以才一声没吭。”

“这就是你的误解了。她不是那种神经质的女性，依我的印象，倒是开放得很哟！”

森男一边同笹川搭话，一边等待杉原夫妇。一度止息的雨又下了起来，而且雨点也大了一些。这一来，森男只好打消步行回去的念头。

本以为半小时后夫妇俩便会出来，但等了两个小时还不见影。一会儿，雨势加大，一道道白色的雨帘包围了车身。这意味着森男现在是有家难回了。一位撑伞的女佣，拿来两瓶可口可乐。传话说里面马上开饭，请他们再候片刻。森男心里有点气恼：这对夫妇口头说一同吃饭，现在却完全忘在脑后，竟在媒人家做起客来了！想到这里，要是不下雨，他真想下车一走了之。笹川似乎看出他的心理，对他说，自家用车司机的任务，就是要有耐性，而不可对主人的爽约说三道四。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一天之内不知有多少次要应付主人的失信，这几乎成了他的天职。森男听着，便也耐住性子。再说，此时喝的可口可乐是地地道道的美国货，觉得分外可口。

等了将近三个小时，到雨势稍有收敛的时候，康方夫妇走到大门口，叫司机把车紧贴台阶停下。媒人夫妇也送出大门口。一位头发花白的六十光景的老绅士，身旁站着一位椭圆形脸庞的夫人，头发蓬松松地向上拢起，式样古色古香。主客之间告别的寒暄话，森男没有入耳。车刚启动出门，康方便说：

“阿森，对不起。一进客厅，主人就说饭已备好了，非留吃饭不可，实在不好谢绝。原定还要转两三家，看来是来不及了。今天就到此回去吧！”

接着响起莪子的声音，问来时判若两人：

“真不好意思，三十分钟成了快三个小时。在客厅等待的时间

里，我从丈夫口里听说了，说你时常陪他练习投接球，还和他一起去海滨或游泳池游泳。不知你是这样一位好友，太失礼了！”

“哪里，失礼的是我。”

“助手席不舒服，过来后边坐好吗？”

“那象什么话！”

笹川从方向盘腾出一只手，捅了森男大腿一下。

森男说饭冢先生很有英国老绅士派头，康方说并非如此。告诉他，那饭冢先生是一位十足的风流人物，从战败前三天便开始在家里举行盛大舞会，直闹得昏天黑地，一塌糊涂。

“真没想到。那能办到吗？乐曲用的可是唱片？”

“当然是活生生的乐队！从横滨叫来‘阿基曼斯’八人乐队，直闹个通宵，明晃晃点着枝形蜡烛！”

“莫不知道无条件投降？”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不过，舞会中曾一杯接一杯大干其杯，想必饭冢君是心中有数。大门前就是防空洞，里面摆着一大排洋酒。当时酒馆里早已见不到影的苏格兰威士忌，也任人挑选。三天里喝个精光，天一亮就停战了。”

康方说到这里，蒔子开口道：

“一点也看不出是那种人。太太可是彬彬有礼的……”

“太太疏散到别处去了，没参加舞会。”

据说，停战前后围绕“玉音广播”^①，政府同军部曾一时剑拔弩张。森男毕竟是冒着燃烧弹同母亲一路逃难的一个小小百姓，想不到停战前竟有举行如此热闹的舞会之人，听起来就象神话似的。尽管如此，那个名叫“阿基曼斯”的乐队，他也还是从一个大学同学嘴里听说的。当时还没有勤工俭学这个词儿，那个同学就在“阿基

^① “玉音广播”：指日本昭和天皇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亲自广播“终战诏书”。

曼斯”乐队吹萨克管挣零用钱。不过，他是战后才加入乐队的，对于战前的豪华舞会，想必一无所知。那同学姓冈见。

车开到杉原宅前。康方一再劝他进去吃饭，但森男象要甩开他们似的告别走开。

雨已经停了 西方天际的一片夕晖，照在湿漉漉的花岗石慢坡路上，闪闪发光。

2

在车中已经提到，森男经常充当康方的投球对手。康方宅院里，从花岗石路中间穿过木板门往西，有一处宽阔的网球场。其先父在时，听说在这里挥舞过网球拍。他死后，球场便几乎弃置作废。康方利用这块空地，时常叫森男戴上接球连指手套陪他练球。森男面前，放有真正的本垒。投球手与接球手之间的距离，也一如棒球规则。投球手的投手板上，撒上了一些土，做了个投手踏板。

康方侧身踏在投手板上，绕臂三圈，微微仰体，静止瞬间，旋即以肩上投球动作把球投将过来。但一般都不是快球，而多是带有弧线的慢球。由于他不穿球服，而用西裤擦球，所以每打一次球都要洗一条裤子。当时还没有约洗衣店上门，森男见一名叫村越的男佣，把脏裤子每三条放入一盆搓洗。

康方就是这样灵巧地投球。去鹤沼海游泳时，他若无其事地在大波浪中穿游，有很好的体力。于是，森男问他为什么没有到战场上去。康方解释说，母亲有一位大伯父是明治元勋，因此尽

管自己在征兵体检中为第一乙种合格而应征入伍，但不到一个星期，便由于那方面的活动奏效，得以免除兵役。否则，自己也一定同森男的父亲一样，在南太平洋的什么岛上粉身碎骨了。

——森男的父亲生前在杉原产业公司工作，因此得以几乎无偿地租用其家门前的房子居住，而利用公司休假日为杉原家打扫院子，帮忙装换一下夏令或冬令门窗。康方的父亲死后，他被获准进入仓房，对康方所不知道的挂轴、花瓶之类也了如指掌。有时甚至给康方当起师傅来。所以说，岩永父子两代都算是康方的游乐对手。

森男的父亲很得上代主人的欢心。对于康方他暗中注意，避免使其不快。他从来没有随口将康方叫过“小少爷”。年轻时的康方不同现在，有时并不随和，往往同老主人闹别扭。为老主人做的事，康方看不顺眼，常常弄得森男的父亲左右为难。但当着森男母亲的面他从未发过牢骚，一口咬定自己受到年轻经理的重用。正因他人品如此之好，才没有积怨于任何人。若父亲还在世，想必他会同康方一起惋惜初婚的失败，现在又将象对待自己的事一样为康方同蔚子的结婚感到高兴。而另一方面，当杉原家仓房中值钱的书画古董被作为财产税查封时，父亲肯定会急得捶胸顿足。

森男喜欢这位父亲。说老实话，靠父亲的工资顶多能读完中学。若父亲没死而复员回来，他也许断绝上大学的念头。由于父亲是在瓜达尔卡纳尔战死的，反而博得众人同情，并通过康方把森男的学费交到母亲一枝手里。

翌日走进大学，碰到冈见——已经好久没见了。当时他正沿着长有绿色银杏树的路，向第三十二教室拐去。倒是冈见先瞧见森男，扬起手来的。森男对微笑着朝自己走近的冈见说，

“你还在‘阿基曼斯’里干？”